

秋  
燈  
叢  
話

秋燈業話卷之七

福山王

寧海諸生孫某持躬方正

甲子元旦昧爽聞空中人馬騰藉仰視無所  
覩佇立聽之彷彿有唱名聲第一李公永紹  
第二趙公資已名第三以下則聲微細不可  
辨頃之寂然孫大驚謂名登鬼錄矣恒悒悒  
不樂是歲秋闈榜發李公名裒然高列乃大  
為吉兆父科趙亦中立自負謂異日

功名必步兩公後顧趙李皆相繼成進士李  
官大司空趙官侍御史而孫屢困棘闈僅食  
餼以明經老嘗語人曰自揣一生無失行惟  
代人作離婚書一念之差至今以為憾孫年  
七十餘猶矍鑠善飯一日晨起肅衣冠趨出  
戶外旋側行入揖讓就坐如對賓客狀頃復  
起及門再拜而返謂家人曰爾輩知之乎吾  
已授某邑城隍矣適本州城隍來賀且告赴  
任期咸以其老而顛目笑之越日與戚友話

舊間忽默然有頃莊容而言曰敬覆爾主無  
勞惠顧我亦不往辭語訖即呼取酒饌澆諸  
門左人競問之曰城隍欲親來祖餞我特却  
之酒饌所以餉來役耳翌日沐浴更衣遍召  
親友與之話別登床而寢即之氣已息

先外高祖張公雲從登郡蓬邑人性仁慈喜  
推施歲饑捐穀千石以賑貧乏活者萬計路  
獲遺金踪跡失主歸之除夕獲盜知為故人  
子與以錢布遣之終不洩於人嘗南遊宿沐

陽旅舍夢黑丈夫頎而髯跪床下曰來朝之  
厄望君見憐驚寤不解其故晨行見道旁有  
柞樹一株扶疎特異匠伐之津出如血恍悟  
夢中所見詢其值倍價以償並立石於左識  
曰山東樹康熙丙戌先外祖北岳公成進士  
筮仕沭陽訪其地石在而樹無存父老曰數  
年前樹已朽來一異僧剡木合藥為丸療病  
甚效人爭取之樹遂盡公乃祭其石復植柞  
樹十餘株以誌故跡大宗伯許公汝霖聞而

異之為作柞樹記

青州士人某遭繼母之變入泮後欲往應秋  
試母詬之曰僥倖之事不可再何僕僕費資  
斧為某內制於母鬱鬱不樂一夕被酒酣寢  
其妻聞門外有呼名者曰人數將滿需候子  
其疾往如是者再妻喚夫醒告之故夫謂必  
戚友故相揶揄弗為意未幾復呼如前詰其  
姓名曰我老魅也急啟戶視之杳無所見默  
念鄰村無此姓殆鬼神示之兆而速我行乎

與妻謀典釵裙不告其母而去遂獲雋連捷成進士

巴縣陶生者宦家子也年少美姿容同人有小潘安之目值競渡節出遊有少女隨嫂憇樹下陶過女注目凝視嫂拍其肩戲曰此陶家小潘安也以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赧顏微笑曰恐命薄無福消受耳時人語喧譁陶未之聞也有汛卒某向垂涎女美無路可通適立樹後竊聽其語假陶夜叩女門

女問之曰感卿福薄語特來請卿消受耳女  
方思陶轉側不成寐開戶延入遂偕私好未  
幾女適鄰村某氏子他日卒過鄰村遇女夫  
於塗問所往以探親告卒計往返約百里晚  
不能歸夜分踰垣持刀撬女門入女驚覺告  
以故欣然不之拒兩情方濃忽聞叩門聲聽  
其音則夫歸矣女惶懼無措卒曰無恐第啟  
之女啟戶夫甫入卒舉刀斫之攜頭擲鄰家  
後園而遁家人執女赴官嚴加拷訊乃吐實



逮陶生至茫然莫知所對官屢施榜掠遂誣服第無首難以定案朝夕刑訊陶不勝苦毒告獄卒曰等死耳不如速死之為愈有能代我覓首者予百金卒難之而利其賄謀諸婦婦曰吾弟新死瘞郭外往取之百金非囊中物耶卒乃乘夜啟棺截其首另埋他所以告陶訊時如卒指果得首案遂定汎卒聞之喜酣飲肆中歸謂妻曰子知有異聞乎我殺人而罪坐陶生公道安在適有偷兒過其室聞

卒言徑赴縣撾鼓稱寃備陳其故捕卒鞠訊  
遂服所犯訊其首云棄諸鄰家拘鄰至供晨  
起見首懼為累潛埋郊外押鄰啟視不謬問  
陶首所自來以獄卒對逮卒至乃知其妻弟  
首也盡收付獄釋陶生而重賞偷兒焉

山西谷監司能記三生事初世家貧授徒僧  
寺僧募化十數金埋爐灰中為所窺俟僧他  
出竊取之僧回覓金無有抑鬱而死未幾已  
亦病歿見一老嫖來引之去至一火坑旁募

然推入起視身伏檻間忽變為驢仍在寺中  
心知孽報稍長屢欲投身澗谷恐冥罰轉重  
遂竭力任驅策以償宿債經八年力盡而斃  
復見前姥來引至大池旁失足墜溺覺遍體  
清涼視手足縮小已為嬰兒喜曰吾今得復  
為人矣其家驚曰妖也殺之三世乃生谷家  
生而了了但懲前故不敢言長數歲猶不出  
一語皆以啞目之一日外出遇村童攜書從  
塾中歸攫取觀之不覺失聲曰嘻若許長大

始讀小學耶童譁然走告曰谷氏子竟識字  
能言矣父問之則啞如故百計誘之終不應  
父知有異佯怒曰不言當殺汝乃垂泣呼曰  
冤哉若言又將殺我矣父駭然問故以前生  
對父曰爾已長言復何傷為之延師授讀穎  
悟非常書經目輒不忘少年掇科第以致貴  
顯云

萊郡劉某遇僧授海上方多效其解砒毒尤  
為神驗戚某屢求不與啣之乃置酒延劉食

畢局其戶謂曰爾已中砒毒矣速語我方為  
爾療劉不信頃覺腹中潰動乃曰何惡作劇  
如是可疾取白礬三錢來戚如言取至調水  
飲之立解因惡其吝也榜其方於通衢又某  
治跌打損傷多奇效亦不肯輕傳於人有竊  
得者曰係紅沙瓦器擊成碎片夏日浸溺桶  
中三伏後火煅而淬以醋研末冲酒服之未  
知然否

蓬萊諸生王澤注棲心元門雅慕神仙術聞

勞山多異人裹糧往訪凡上清下清西蓮臺  
烟雲洞白雲洞以及諸名勝處遊歷殆遍迄  
無所遇回至華嚴庵憩焉庵外有荷池大畝  
許時嚴冬積雪堅冰在池見一道者破衲跣  
足踏雪而來飄飄有凌雲槩敲冰入池而浴  
毫無寒色遍體熱氣若蒸心異之及夕道人  
來庵中宿王潛起矚之道人瞑目趺坐並不  
就枕三更時則行功運氣似採藥狀愈知其  
異晨起稽首求教道人不答固請之乃授以

秘要戒勿淺王識之因問此山幽峭可駐師  
足否道人曰天下名區吾遊蹈所接無出華  
山之右者將往閉關焉王堅欲隨往道人曰  
子塵心未化何足語此王曰但得服役左右  
去家室如敝屣耳道人曰能隨我行便留子  
王欣然諾道人行不擇地崖塹荆棘步履如  
飛王竭力追之不能及道人乃止而待之笑  
曰固知子之不能從也且爾氣色晦暗宜速  
歸十年後可訪吾於華山之巔言訖揮手

別飄然而去主歸父母妻室相繼歿悉如道人言益信其異而悔當日從之不堅也

京師上巳日有少婦乘輿出遊遇一少年貌甚都悅之褰帷顧盼少年亦凝目注視女卒然問曰爾非某氏子乎少年會意應曰諾婦曰吾中表戚也睽隔多年幾至覲面失之今寓城中某巷三日後當視我不可忘言畢驅車去蓋其夫營卒也三日後為值宿期故佯假戚誼以招之如期少年至婦喜甚遂相繼



繼夜半卒忽歸少年伏匿床下婦問故曰為  
取棉衣來婦即啟篋擲與促之去卒曰春寒  
孤宿宜善自愛婦漫應之將出戶復履閤諄  
囑婦厭甚不待其辭之畢遽推仆戶外而閉  
之門少年謂曰適間景況何乃無結髮情耶  
婦曰吾繫心於子彼死且不足惜何情之有  
方婦之薄待其夫也少年已不勝忿及聞婦  
言心益恚給之曰子先寢吾出溺即來乃赴  
廁覓刀納袖中婦不知也猶促令就枕少年

出刀俸其腹啟戶而遁巷左有屠某每晨必  
供婦肉是日至門已啟寂無人聲疑焉逡巡  
而入見婦屍驚駭亟奔卒歸遇諸門訝其狀  
趨內室視之而妻已裸體床榻腹裂腸出矣  
遂執屠鳴於官五毒備施屠不勝刑將畫招  
忽一人直入上階攘臂呼曰殺婦者我也何  
得枉及無辜自陳顛末甚悉其人即少年也  
乃出屠而置少年於獄憲司嘉其義為之減  
等遣戍會 赦得免卒亦感其義相與為刎

頤交

膠州舊宦王某先世為某先達牧牛誠慤不苟人咸信之偶假寐山畔見一人據岡眺望旋至坡側審顧徘徊尋復登視如是者再連稱詫異問之曰我地師也卜一吉兆登高望之沙水龍穴歷歷不爽及下覓輒失其處王笑曰此其故我知之師驚詰所以曰每見爾將及坡側即有黑氣如規遮爾目不自覺耶師聞言而地恍然現乃嘆曰此佳城也應富

貴數十世吾屢尋弗獲經子一言而顯數應  
歸子矣為之點穴珍重而去王有老親未葬  
試往求之先達以其牧芻地不之惜許之且  
戲曰可攜物來為若書券王家貧僅畜一雛  
鵝因沽酒偕鵝以獻先達援筆書曰黃牛山  
下牧牛坡賣與王公葬阿婆如問當年多少  
價一瓶沽酒一雛鵝既塋逾年生子即水部  
公也幼而岐嶷先達深器之命伴諸子讀穎  
悟非凡一日出對云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

公年方九齡對曰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先  
達有寵姬雪姐嬖之成消渴病故語及焉先  
達心知風已而賞其夙慧曰此千里駒也吾  
子真豚犬耳先達諸子皆無成而公弱冠連  
捷成進士官至工部郎中廣西提學使孫某  
相繼登科第歷官少司空至今書香不絕又  
益都馮相國傳其祖綦貧邑中富室某葬親  
未匝月忽大雷雨墳震棺裂富室惡其地棄  
之改卜適相國祖喪偶乞其地而葬焉再傳

遂貴顯信乎吉地皆有鬼神呵護世之不務修德而覬覦非分者可以悟矣

棲邑有常某老而無子僅一女適福邑王姓中夜聞欸門聲啟視無所見甫就枕復有聲如前心疑懼以為鬼也無故遭鬼揶揄不祥乃遷至壻家避焉夏日偕壻納涼村外見一人攘臂叫號而來壻與爭論其人愈怒持石擊之壻疾走得脫常年邁行遲中其首仆地而死蓋其人與鄰村某訟某援常壻為証理

屈受杖心不甘且被酒尋衅相仇而常適值其災信乎苑有數且有地也

山陰武生某狂放不羈偶乘醉濯足河畔大言曰聞水中多魅妄也如果有之能祟我耶言畢足輒徐徐下墜若有物曳之者大驚躍起視足間物乃敝草履也火之有血跡

金壇王太史肯堂太夫人結縞載餘即獨處別院持齋供佛非逢令節希會其面重午封翁載酒往日夕將返雷雨暴至中夜猶未息

乃寢焉有孕惡其穢以二丸藥墜之夢金甲神謂曰此將來良相妄行損墜必遭天譴懼而止及太史墜地左右手各持藥一丸後舉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歷任清要雖未躋台輔而究心靈素著有證治準繩若干卷津梁後學語云良醫與良相功等神之所謂其以是與

江南某大姓年四旬餘猶乏嗣遇道者謂曰君無孤相或內室有故大姓出其妻妾令視



之曰俱非宜男相復出侍婢數十人皆曰不可至一秃婢目之曰此良田也定產美玉慎無拋荒大姓笑而領之一夕月光皎潔秃婢適值宿床下見婢肌膚如雪心動幸之遂生男長而貴顯至今猶綿綿也

浙西有士人某家貧授館他郡每經月必寄館穀於其妻以供饘飩適大雨浹旬踰期不至妻絕粒卧病晨聞有叩門聲聽之其夫也喜甚不及整衣袒胸倒屣而出某見之呵曰

無恥婦作此態度值輕薄兒能免中冓羞乎  
妻忿然曰吾飢且病聞爾來急起迎何言之  
諄也某怒批其頰妻不服益怒亂擊之妻輾  
轉呼號蓬頭跣足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閨  
見妻掀簾入蓬跣如前鞋猶在手數之曰爾  
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場耶某稽  
首哀求妻出鞋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  
可書我來矣三字於其上得以覆命即去矣  
欣然捉筆書之妻倏不見審視乃書其卷幅

也

予戚謝華函先生康熙中知河南睢寧邑丙子分校棘闈首題為鄉也吾見於夫子二節閱一卷幾不辨段落時漏下四十刻倦欲寢遂隱几而卧夢至一處竹籬茅舍花木蒙茸徘徊間有老叟出迎貌甚恭再拜而言曰適所閱卷乃兩扇格也祈公留意方欲致詢為鄰房呼茶驚覺取卷細閱果兩扇格文頗佳薦之入彀生來謁問其家居恍如夢中所見

以老者貌詢之潛然曰此生祖也下世已數年矣

江南有偷兒行竊某姓甫及戶瞥見一人來以手推扉扉自開若有為之啟者異焉尾而伺之其人直達寢室几上燭已息吹之復燃向帳中若書符狀頃有男子揭帳起趨別榻寢俄又一婦人隨之起瞑目坦腹橫卧床際其人揉捺移時一血胎墮焉裹之而去偷兒大驚跡其寓以告邏卒捕而送之官天明其

家見婦死具控適相值乃斃諸杖

浙省石門城樓多怪經年扃閉宰募敢入視者予百金有某公幼孤家貧念得金足以供母往應募吏導之登恐其逸也反扃之夜半聞語聲臨樓而返曰某大人在此少頃呵殿而至一神人自空際下儀從甚盛餞酒筵羅列揖公就席舉爵觴之曰吾非鬼魅特暫居此耳今夕晤公當從此逝公叩以終身曰前程遠大白馬之禍公其凜之次日日出以告人

咸異焉有富室某慕公名贅以女遂得肆志  
讀書登甲第官至太僕公夙有支遁癖市得  
良馬毛色皎然神駿可喜每臨廐撫視一日  
馬忽驚躍傷公胸遂不起

紹興某赴友人宴適怒于室友聞而規之某  
乘酒投袂而起曰嘻君非吾丈人峰何責之  
甚也友唾其狂悖竟與絕交後某貿易東粵  
數年始歸妻已物故續絃他氏合卺後詢之  
即其友女也友自某去後染病歿女幼無所

依鞠於舅氏遂冒其姓赤繩繫足之說誠不誣矣

兩粵制軍某公與中軍同造有日者某寓海珠寺以星命自詡制軍召詢之曰人生賦命不同宜其爵秩有異余庚造與中軍不爽毫釐而官階迥別其故安在日者無以應歸寓推尋亦莫解其由夜分不寐繞階沉吟有火頭僧見而問焉日者嗤曰爾何知亦來饒舌耶僧曰第言之安知不能効愚者之一得乎

日者告以故僧笑曰是日生人皆貴若得貫  
索星對照命宮更主榮顯制軍得無產自獄  
中乎日者大駭詰朝謁制軍問生自何地制  
軍曰先人緣事獲譴久羈囹圄余實產自獄  
中者日者拜曰若然公貴顯宜矣因舉僧言  
以對又河中太守某未遇時一同研友談命  
多中每謂曰細推君造有官無祿雖奮志芸  
窓終歸乞丐守以為誕力學不怠聯掇科第  
由縣令擢至郡守友自慚疎於術乃赴都遍



訪異人皆以乞兒命斷一日詣欽天監遇精  
於算者云是日有文曲高照天厨化解若產  
於文明之地必貴友回謁守語其故太夫人  
聞而謂曰昔年避難他鄉值日暮將欲分娩  
而棲止無地因於櫺星門左產焉兒之貴果  
為是歟命之理微矣

黃郡沿江某渡口行人往來如織有一舟甫  
解維狂飈驟起吹至江心而覆內一人見紅  
袍赤鬚者曳之起遂遇救得生未幾抵家斃

於火

寧海王某家藏粟一囤忽來蜘蛛大如椀布網其上每夕粟輒溢出石許日驗不爽親知聞而戒曰蛛大者遭雷擊焉用此以賈禍也王懼而送諸野次夕復回遂安之家道日豐一旦蛛忽去而業亦漸替

淮商郭某別墅臺池花木擅一時之勝但多怪異夜出擾人莫敢宿者有標客某過淮慕其園遨遊竟日倦欲寢園丁告以故客笑曰

巨寇尚無所畏區區鬼魅寧足膏吾刃乎時  
春風披拂花氣馨芬客偃仰床榻頗自怡悅  
謂主人有此名園而惑於浮議愚孰甚焉俄  
聞怒聲叱咤而來曰何物兒郎敢踞吾寢室  
視之乃一白髯叟高三尺餘服道家裝目光  
炯炯客未及答遽推仆於地客怒起操拳毆  
之倏分為二以足蹴之又變為四遂拔刀縱  
擊轉瞬多至數百身體面目無纖毫區別祇  
見滿室憧憧皆白髯叟也客苦於擁擠莫能

動移天明園丁入視則持刀僵立呼之不應  
良久始甦左右審顧曰怪哉怪哉述所見踉  
蹌而去

甘省武生吳某閒步城樓俯瞰濠邊有長帶  
繫皮囊趨視乃蛇也蛙伏其旁驚訝間一村  
民至持之去則帶囊宛然貯銀兩許某自謂  
此子尚我靳他無望也後出仕不數年官至  
提鎮又浙人某家貧出賃見前行者遺一紙  
裹啟之空如也仍擲道左頃復有過而拾之

者某索觀約白金五星恚曰命薄乃若斯乎  
憤激而回後探友東粵貸金營運久之成富  
室每揮金如糞土或規之輒話前事云阿堵  
物殊勢利故浪擲以抒昔年之憤耳

陳思王墓在東阿魚山鑿山壁窆棺其中以  
墓碣緘洞門墓前有祠祠中豐碑林立皆唐  
宋間物明末墓門中夜常放白光一直指家  
居覲其殉物至墓所欲啟之忽風雷大作咫尺  
天不相覲直指大驚而退至山下並無風雨

念遂不敢復萌後光亦不現雍正中里人於山下建神廟將落成覓石作廟碑首事倡言曰曹子建奸雄之子盍取用其祠中者衆以為然掘碑碑仆壓傷數人有傷重致死者首事不悟即命石工就曹祠磨治之未施鐫刻覺頭痛不可忍首事亦於是日抱病工遂暫止適縣令過魚山見碑橫祠前詢得其故拘首事撻之命重立焉余謂子建詩篇寄託遙深每多閔時傷亂抑鬱難言之隱黃初以後

憂讒畏罪固宜爾爾若建安之世身為王公  
之子何求不遂詎非不滿乃父所為而又有  
不忍明言者歟向使得立為嗣則居然一晉  
室之桓冲矣英靈至今如在不亦宜乎

滇南中丞甘公國璧家藏水晶蟾一枚睛赤  
如丹砂唇絳色縷刻天然光瑩奪目余友江  
望亭見之嘆為奇珍甘曰未也命取玻璃缸  
注以水置蟾其中少頃浮影蠕動綠毛毳毳  
細視之不啻千億迨涸其水而蟾依然如故

也甘歿後燬於火黯然無光撫摩之則層層剝落如蕉或謂蟾絲水晶出大洋海底未知信否商邱宋牧仲先生家藏水晶二塊一內蘊桃花一枝色鮮好如甫折露下者一內蘊蜘蛛一枚脚腹歷歷可數上下旋繞如珠皆奇物也

江南村落有數十爨輒立小庵非徒奉佛遇公事亦可會集某村建庵延僧居之未幾病卒後納僧輒死相戒不敢居竟鞠為茂草矣



久之。一僧肩行李從遠方來求宿。地村人曰。某處有廢庵可駐。師錫但多邪魅耳。僧曰。何傷。遂往焉。打坐於佛堂之東。時月光朗徹。內外皎然。夜將半。忽寒風颼颼。見一人黝然而瘠。徑入庵門。禮佛畢。升座上。以手摸佛頂。作得意狀。頃躍下。瞥見打坐僧。詫曰。何來。此一。座鐵塔。乃竦立不敢動。移時僧舒右足曰。異哉。鐵塔倒半座矣。僧復舒左足曰。嘻。鐵塔全倒矣。急前扼其吭。僧厲聲叱之。即震懼伏地。

僧詈曰擾害佛地乃爾耶行將獲譴矣對曰  
我一生勤苦積白鏹三十錠藏佛帽中欲為  
我佛裝塑金身事未成而病死後來住庵者  
多淫蕩不肖惡其污穢道場且恐竊我金故  
殺之以抒忿非敢為祟也僧曰佛門所戒貪  
嗔癡耳爾為此數金作厲鬼以害人何不悟  
耶急歸輪迴吾為爾了此夙願並解脫數僧  
冤魂可乎鬼泣拜而沒遲明召村人述所見  
取佛帽中金作道場三晝夜自是貼然不復

為厲

石門勞太僕之辨康熙中督學山左按臨登  
郡適彌月不雨田禾漸槁守令聞公有禱雨  
術請之不允敦求者再乃曰數定不雨祈亦  
無益恐方諸公命姑試之令具大鏡一椀二  
及童子二人磨墨以俟日正午置鏡堂中童  
子捧椀水侍立公危坐執筆蘸墨濡塗鏡時  
方溽暑萬里無纖雲筆甫下即見片雲自南  
來塗漸滿濃陰四匝指童子手中椀椀墮地

雷電交作雨下如注俄頃晴霽郡城二里外  
並無涓滴亢旱如初予族人某應童子試於  
堂下親見之

上虞縣署後峰巒環繞喬木千章内有古塔  
一座傳係前明嘉靖時遭倭難盡節葬此姓  
氏失考凡新令蒞任必親為致祭否則有灾  
異之警張方伯奉堯宰上虞時獨以為誕弗  
之信而後此者仍奉祀弗敢違乾隆初四川  
冉某來治是邑吏舉舊例請冉笑曰區區朽

冒之以崇奉為如曰有靈何獨不崇張公平  
遂罷其祭并築牆阻塞之越年餘方據案理  
事忽悚然起如迎大賓狀旋偃僂而入揖讓  
遜坐面有懼容頻首稱罪頃趨至署後牆際  
暈仆於地移時乃甦告家人曰適見一朱衣  
人自外昂然而來竟入內室怒目相向曰吾  
昔官斯土被難捐軀歷任諸君咸蒙優禮爾  
獨妄自尊大比擬張公試思爾豈其儔且築  
垣阻路礙我出入兩載於茲行當褫爾魄矣

言訖恨恨而去冉乃毀牆而祭其墓不逾年  
病歿

順治初余鄉有吳姓者貿易京都偶出遊郭  
外飲於旅肆見役押重囚憇檐下頽身虬髯  
面有饑色問之曰不食三日矣推食食之則  
以手掬啗頃刻立罄吳見其意未饜足命主  
人割豚肩堆以蒸餅無數人之饌又須臾而  
盡復問欲飲乎曰幸甚不敢請酌以酒連沃  
數十觥乃泥首謝曰縲紲之人飽公大德願

聞大名爲異日報吳笑而不答役亦捽之去  
閱數載吳生計蕭條羞返故里值歲暮親朋  
多有東回者咸助資強之歸一日行濟南道  
上忽聞鐃聲來林際羣譁然驚曰响馬至矣  
紛紛竄入古寺避之頃諸盜踵至圍繞寺外  
有頽而髯者持刀拒門喝曰速獻囊遲則不  
宥衆覷觫不敢出一語髯熟視吳問曰子憶  
數年前有飯囚之事乎吳倉皇不能記憶良  
久乃對曰有之髯亟釋刀長跪曰某即當年

旅肆之囚也一飯之惠時不去懷蒙救後  
物色不可得今幸相值可云天緣但倉猝無  
以為酬謹獻百金聊效淮陰之報耳於是扶  
吳出仍拘衆於寺吳曰我之得歸全資衆力  
今我出而衆留心何以安願施推烏之愛感  
且不朽髯稽首聽命盡釋之復護送數十里  
臨別吳從容謂曰君豪俠士幸邀國恩應  
洗心易轍乃復弄兵潢池倘重羅法網噬臍  
無及矣髯聞言恍如夢覺誓改前非涕泣叩



首而去衆咸德吳復出資酬焉

中丞劉公家藏一硯石質潤膩微噓以氣則  
露珠盈盈然自石中沸出銘勒雨中春樹萬  
人家筆法亦古秀可愛遂寶若璠璣康熙中  
赴任湘南遇風舟覆行李蕩然公不之惜獨  
扼腕此硯乃懸重賞命善泅者入水尋覓移  
時獲兩硯製式如一不差衆忝審視之一係  
故物一則刻雲裏帝城雙鳳闕句也兩美必  
合其亦豐城劍氣之屬歟

穀城有諸生葛姓者娶妻江氏琴瑟甚篤妻  
遘疫疾卒葛朝暮悲思忽忽若失一夕披簡  
獨坐聞窗外有彈指聲問之良久乃曰妾江  
氏也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  
耳葛聞言不懼呼之入曰君几上有論孟諸  
書妾畏之不敢近葛甫取書藏篋中而氏已  
立榻前矣遂續舊好懽若平生葛詢夜臺情  
況曰他無所苦但畏風雨耳雨則棲止無所  
若狂飈驟起身如飄蓬不能自主故一聞風

聲即伏地握草木根不敢動嗣是每夕必至約載餘忽悲啼不止曰君新婚伊邇妾冥限已盈從此永訣無再會期矣次日果有執柯者來而江之踪跡遂絕

秋燈叢話卷之八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于公成龍康熙中建牙兩江奸宄剷除殆盡  
惟積賊于小七狡黠尤甚兔脫者屢矣嚴捕  
之刻期必獲賊覺且窘覘公每夕閱案牘必  
交丙夜乘隙伏梁間將刺公公甫入室忽砰  
然有物墮地視之人也執詢所自因具述顛  
末云見金甲神現室中不覺驚墜乃擊殺之  
又姚公啟聖微時嘗寄食蕭山令署落拓不

羈人未之奇也。令母遊園中，忽聞鼾聲異常。跡至書室，有黑虎卧榻上，大驚却走。衆持兵入，無所見。惟姚公酣寢方醒耳。令母知其異，厚遇之。後以定臺灣功，官至浙閩總督。又大宗伯吳公襄其贈。公與一僧善，僧來輒留，手談僧患足疾，卧山中浹歲。公為供養不少懈。一日公坐書室，見僧自外至，問之不答，徑趨後堂起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即宗伯也。古有星精僧之說，其信然歟。

滇南郭提舉醴山西安邑人任滇時娶二妾  
一最寵一待之薄乾隆己卯解任歸欲棄去  
紿之曰今將遠行可歸別父母臨期當迎汝  
妾歸久無音耗疑而覘之將刻期登程矣方  
悟郭之誑已也急奔至則行裝已發把郭袂  
大慟曰妾實意相從何忍心捐棄非妾自至  
今生與君永訣矣郭慰之曰吾非有他意念  
長途萬里家計蕭條且素無德於汝恐悞爾  
芳年故行此權宜計耳妾愈悲曰從一而終

婦之分也食貧居賤固所甘心至不見答於  
君妾之命也將誰尤倘肯垂憐沒齒無怨若  
執意不允當碎首君前斷不肯偷生視息人  
間也搶地長號悲動路人郭亦為之泣下改  
容禮謝攜與同歸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  
間廬舍半被淹沒陳留有曹姓者居宅沉沒  
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  
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衆問之云日來惟覺

霧氣彌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鄉里之貧乏者自高曾以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憲司俱賜匾額以嘉其異

濟郡有水夫李姓者晚歸拾得制錢一貫不禁狂喜挑燈沽酒擲錢於地睨之曰我經年勤苦不能積分文今亦為我囊中物耶言畢錢蠕蠕欲動太驚急起以足躡之釘貫足心



痛楚殊甚呻吟床榻罄所得錢而足始瘳

晉藩多公綸乾隆中任直隸臬使時一夕不能寐步月至科房側漏下三鼓矣書吏皆寢一室猶有燈光穴窻窺之一吏方據案理文書有黑氣數團圍繞身後彷彿類人形而面目模糊不可辨識公默然返詰朝詢之吏曰夜間辦秋審案耳又直臬署中某幕有戚來訪留之宿夜起如廁朦朧間見藍面赤鬚者坐燈前旁列鬼卒數十驚而諦視即某秉燭

閱情實諸冊也獄誠萬民之命司厥職者可  
不慎歟

紹興某村童子二人牧牛山畔雷雨驟至走  
避大樹下俱為雷震死其一旋活云恍惚見  
一老者方巾道服數以手摩其頂乃得甦後  
有自紹興來者偶語前事云其人復為雷震  
死田中矣數其年纔及一紀耳造化擊物固  
有先後與

雍正初京師阜城門外有王叟肩油赴市遇

太啣其衣逐之不捨若導引狀異焉隨之往  
及郊犬奔踞一塚爬其土者再復聞塚中有  
涕泣聲大驚奔告坊卒競來覘之鳴官啟視  
一垂髻女子也自云某氏女年十三父遠出  
同弟隨繼母居數月前弟已為母毆斃昨因  
小過復被撻死有白鬚老者以棗餒飼我因  
得生計期已七日矣官拘其母訊之緣有奸  
恐為子女所覺連斃以滅口耳遂置於法  
有士人某教授生徒嘗持無鬼論徒多非之

偶夜深歸館月色朦朧見一方巾道服者面  
如傅粉鮮血點點漬眉額間隱立扉左某不  
為意及寢戶復有物宛如前所見者心頗疑  
訝疾趨入至榻前所見復同失聲呼曰果有  
鬼耶持硯擊之中其頂轟然仆地呼童燭視  
頭額迸裂審之其徒也因師持論過執飾相  
似者三人分三所以恐嚇耳鳴於官以過失  
殺論

雍正初淮安高堰別駕夏某以酒為命每對

之輒忘寢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間多冠裳輩頗為儀文所拘不能暢意垂頭而睡忽鼻孔有物隱約欲出色殷紅甫及寸許旋縮入衆潛立以伺物漸蜿蜒下垂徑抵盃中飲而某鼾齁不知也衆以鉗拽之出某大呼暈仆衆救甦視其物長尺許形類蛇燭之中有黑絲一縷懸之簷際血點點下滴移時乃一髮爾或謂誤吞髮之連蒂者遂成此形也自此涓滴不入口矣

南陽某太守子生而骨軟若患癰疾者十餘  
歲猶溲溺需人醫藥罔效有布商葉某者言  
能療此疾不須藥餌惟取美酒數十斛布列  
兒左右煮之歷三晝夜兒起立運動如常人  
守厚酬之詰其故商云我祖良醫也嘗謂乘  
醉成胎者產子多骨軟須用酒氣熏達四肢  
以堅其骨聞公素善飲必犯此症故依方療  
焉

紹興錢某善岐黃喜賙拯人有疾不問寒暑

延之即往無力之家隨贈以藥餌極貧者復  
解囊濟焉數年來不稍懈他日應鄰縣聘有  
丐者衣敝履穿形容委頓要於路曰某命在  
旦夕願公憐憫錢亟下肩輿胗之愕然曰脈  
氣大異凡夫君其仙乎丐頓失所在自是醫  
術通神經其胗治無不立愈

天津某守郊行遇旋風起馬首環繞不去祝  
曰有冤耶當導我往風即盤旋而前若引導  
狀隨之至一新塚而沒問誰氏塚地鄰以某

明經對傳某詰之訴曰毋新墳也親友  
者百餘人委無別故守欲啟視某堅不可  
曰第啟之若無他異我職其咎某不能拒  
墳無所見守沉吟間覺墳底隱約有迹掘  
乃一女尸項帶傷痕拘匠嚴訊之得其狀終  
黎明有女子過恃衆強污女詈不從遂勒死  
埋之墳下云

雍正中黟縣麪店傭某勤作多年積金娶婦  
頗相得中秋月夜烹魚對酌妻食膾哽噎而



絕某奔告婦家婦翁遠出母亦抱病遂歸殮  
而某痛妻甚裙釵盡納棺中厝於水濱有偷  
兒知之乘夜發其棺忽呻吟有聲駭極逸去  
蓋婦一時氣逆久之漸甦遂得活婦起不識  
路繞河千亍憊甚憇路旁庵門左僧師徒二  
人晚歸見婦問知其故老僧憐婦難於夜行  
留宿靜室戒徒勿生異心而徒涎婦美且疑  
師避已而狎之也持斧劈其師而強與婦奸  
慮人踪跡納口婦棺中挾婦而遁未幾婦

歸往奠女棺棺縫露緇衣寸許詰其壻愕眙  
其知所以鳴官啟視皤然一老僧也頭顱迸  
裂血跡模糊嚴鞫繫獄而女尸兇器屢訊不  
獲案遂懸宕乾隆初赦配楚省中途值雨  
偕解卒避村簷下有婦啟扉出貌與妻酷肖  
婦亦注目睇視呼某入問之乃泣曰我即爾  
婦也備述顛末某大慟婦揮淚止之曰勿聲  
揚彼蓄髮為盜頗兇悍二三人莫敢前可速  
去潛伏鄰近俟其歸我飲以酒乘醉執之如

其言械繫赴官某之寃乃釋婦以執僧故仍歸故夫

文登諸生王某生子五歲而夭悼惜殊甚逾年生女週歲置膝上戲謂曰勿似爾兄舍我去女應曰我即前之五歲兒也爾負我多金特來兩世取償耳王大驚後五歲亦殤又陳友廷謬言其子年十七染時症頗劇晝夜守視一夕將三鼓忽張目語曰尚欠我二十三金速為區畫償畢我即行矣家人叱之則昏

然若寐不數日歿計所費恰如其數云

錢塘上四鄉土地祠忽靈應如響傳播遠近  
祭賽者無虛日衆感神佑議建樓演劇而廟  
逼近魚塘苦無隙地謀填池建焉夜夢神告  
曰樓寧無建塘不可填衆述所夢同僉曰得  
毋爲我曹惜費歟一夢何可憑也試申牒神  
前再示之兆則唯命焚之寂然衆取桔槔涸  
其水塘僅數弓竟日不能竭次早更多集人  
夫水始涸有巨螺大如斗伏泥中衆駭曰前

夕之夢非是物為祟耶擊而碎之自後神無  
驗矣

錢塘某村老嫗號活無常每應役冥司輒暈  
卧累日鄰婦疑為妄欲隨往以徵信嫗怪其  
癡而允之白其夫偕婦卧二日嫗甦而婦體  
已僵夫大驚詰嫗嫗曰予入冥司囑令佇候  
無他適及出不見疑已回矣當再往求之復  
卧移時起曰可亟向東南十餘里某村民家  
猪產數豚內一花色者速買歸勿較值夫如

其言姬命持豚近婦前高呼婦乳名遽擲甕  
之婦乃蹙然起夫詢其故婦曰冥中風景無  
異人間第陰晦不見日月行至一衙署前姬  
入命我立俟俄見角門內昇一彩亭出鼓樂  
前導中設饌饌香氣撲鼻有數人左右跳踉  
若欣嗜狀隸卒數輩圍繞而行信步隨去至  
朱門側衆競投進恍惚間亦為衆擠入回視  
已變豬形矣姬謂婦曰冥司罪案皆比擬倫  
類若輩生前貪癡故罰為猪彩亭饌所以

順其生性而利導之也爾雖癡幸不貧是以暫入輪迴仍得還陽耳

青郡盜某得馭馬日行五百餘里每夜出行劫凌晨即返人無知者一夜途遇老人騎牛徐行牛背有囊頗沉重呵曰止留囊中物去老人略不與競睨視曰暫以贈君擲予之盜甚自得揚鞭而歸及門老人已先在候馬大驚延入款以酒食老人飲啖自如旁若無人盜稽首請曰原物具在君長者幸無播揚顧

吾馬頗不劣而君牛何更迅速若是老人啞  
然笑曰途遇時吾牛已行六百餘里矣因少  
乏先到僅數刻耳奚言速也盜聞之心悸遂  
改業

予邑童子林姓元旦浴面照見肩插一小旗  
驚告父母以為誕叱之後每浴輒見閱月牧  
牛田畔為暴雷震死

膠州族兄少宗伯紘為諸生時館諸城縣某  
公家一夕師徒已就寢忽聞履聲橐橐見二



矮人身長三尺許秉燭繞屋遍視置几上去  
旋攜棊枰一棋盒二撫几對著落子丁丁了  
不畏人移時窓外啾啾作聲曰妾主人侍兒  
也埋園中紫薇花下百有餘年矣永閉泉壤  
超拔無期懇大仙垂救東向者曰我輩世外  
人無與塵事盍訴諸館師曰館師貴人也不  
敢前西向者曰然則告之學子曰學子將來  
任執法官亦不敢近二人復相謂曰想兩君  
亦略聞顛末矣自能為爾地聲遂寂然頃之

二矮人收碁枰等物從容而去天明起視几案間燭淚猶存碁枰印跡宛然族兄以其事白之主人伐樹得尸乃改葬焉後余族兄果貴其徒亦歷官侍御史

溧陽西門外有新昌村延塾師教諸弟子師年三十許只解句讀訓蒙此外無所長一夕短檠相對忽有少女來奔師悅其美不遑詢所自留之宿纏綿備至朝去暮來不爽晷刻有時女攜酒果至與師暢飲醉後倩師聯句

師曰聯句是何事女嘻笑曰君未解吾當獨吟作書殊秀逸每擬一題頃刻而就吟畢圈點品評俱出自一手然不肯稍留墨跡將就枕輒焚之師性遲鈍不能盡記所記野望詩如鳥飛雲影度山斷樹魂連真佳句也嘗嘆世無知音又言不久當別別後數十年重來瓦屋山作終焉之計瓦屋者新昌近地山名也後一去絕不再至今四十年矣而瓦屋山之信杳如

宜興與浙省長興接壤凡湖州船下太湖者  
遇利風一日可達順治初西泖岬旁延一師  
年甚少狀若處女性亦柔順湖州有筆客屢  
造其館每至必贈佳筆數枝又間餉以他物  
師亦時具飲酬之一日筆客執紅東至云有  
戚女納聘求代書庚帖師欣然捉筆越數日  
復至偃僂言曰先生不棄微賤愧無涓埃可  
報今於舟中設小酌欲仰酬萬分之一貴人  
肯賜光臨否師許諾抵舟席頗豐盛舟中人

言談皆溫雅可聽捧觴勸飲惟恐先生飲興未適也正劇飲間不知舟離館地已數十里過東沈下太湖矣師舉頭驚曰此何地奚為到此筆客忽幡然改顏拍案怒曰吾好意勸飲何得多言今已入我彀中殺汝投尸太湖猶磔一鼠雀耳師惶駭伏地罔知所措筆客曰若不痛懲必抗違吾意乃令舟中人各執棒撻之百餘師痛楚昏瞢號呼乞命曰如有驅遣湯火不辭筆客曰欲令汝改妝嫁人毋

洩吾事當即恕汝師唯唯筆客出衣飾為之  
妝束既而髮加膏沐面施朱粉宛然好女子  
也筆客目之曰可矣又令曳以長裙妝甫畢  
親迎船已至乃推師入轎過船行數刻師呼  
曰爾輩謂我真新人乎悉語以逼打改妝之  
事且曰急追可獲而娶親者以為夥騙將師  
痛撻假作追緝狀未幾船已及故相爭毆筆  
客扭師入船瞑目大罵箠楚幾死師哀乞曰  
此後永不敢多言矣同伴復偽為勸免妝飾

如初頃又一巨舫鼓吹燈火迎師而去約數里岸上人譁然曰新人至矣入門合卺畢壻見新人美麗揚揚自得翁姑亦喜旋有少婦數人艷妝入房捉其手慰曰舟行良苦盍少餐勿過羞師察其家果係被騙乃以實告衆婦驚趨而出曰吾家娶一男子矣合家驚駭親戚輩俱憤謂且行拷問再鳴官究黨師泥首袒示曰我被羣賊痛捶數次遍體青黯惟不傷我頭面為改妝局騙地耳望加憐憫衆

見其苦毒種種哀號迫切無可如何送之歸  
後筆客終不可獲師亦竟以諸生老

順治初京師正陽門外有空室頗精雅新科  
翰苑某居之其人善書畫求筆墨者踵相接  
頗以為苦偶有同年招飲晚歸見案上所積  
匾聯諸物揮洒如式墨跡猶濕深為咄咄異  
日復積數十種扃門出既歸染翰如前非其  
技所能及詫曰狐耶鬼耶令人無從解說矣  
次晨具衣冠備香楮拜而祝曰某以不才為



虛名所累蒙代勞勩且感且愧第不知係何  
仙靈伏乞指示空中應曰君無恐吾實鬼也  
前朝亦即官君之官久居於此因結習難忘  
未免技癢故不避塗鴉之醜耳自此應酬敏  
捷一時無出其右久之漸與接談訪以前朝  
典故或載籍中幽深隱僻之事如響斯應翰  
苑君樂甚一夕偶被酒曰與君相處久矣何  
不以姓名示我鬼曰此必不能然則以形見  
我可乎鬼沉吟曰恐亦非所宜翰苑君曰吾

與君情好有同骨肉有何嫌忌而隱避若此  
今不聽吾言當與君絕鬼曰被君苦逼勢必  
如命但恐不堪令君見也翰苑君大言曰吾  
何怖吾若畏君久避去不居此矣言畢鬼屹  
立案側緋袍金帶十指若玉而頭顱截去項  
上腥紅點滴如新大驚仆地其僕聞主人室  
中跌撲聲趨入視之死矣扶救獲蘇細述前  
事移入僕房內令僕密置素箋於案墨跡不  
可復得矣

予族人某赴都宿萊郡灰埠村見一斃足叟  
親飼兩犬愛惜倍至謂族人曰老朽殘年皆  
二犬所賜也問之曰數年前納涼巖畔二犬  
在側俄有巨蛇昂首而來勢迅猛急趨避之  
躡而踣未及起左足已入蛇口漸吞至脰痛  
徹肌髓號呼無聞者一犬嚙蛇尾曳之一犬  
奔回時家中方紉女出嫁衣犬躍几上啣衣  
而走衆追至巖畔見蛇乃擊殺之雖廢一足  
幸獲無恙乃至於今也又掖縣某乘馬晚歸

遭羣狼要於路馬驚躍墜地某有勇力亟起  
與角馬亦往來冲突移時狼環繞不少退馬  
奔回倚門咆哮家人聞聲出視馬往復馳驟  
作引導狀家人見某未歸而馬之情形又可  
疑隨之至野某正與狼相持將不支競逐之  
乃免語云犬馬戀主信哉

予戚謝華函先生初艱於嗣一夕夢小兒跳  
舞而前曰吾為戴帽來醒而惡之未幾生子  
慧甚甫四齡能誦唐人詩句適先生自都門

應試歸市一新帽為兒戴之旋染病信宿而殤夜夢遊廟中見樹際縛一兒呼救諦視即亡兒也怒欲撻之神曰公勿怒今不令復往矣後連舉三子皆登科第其季丙午孝廉予姊丈也

余邑鄒姓染病垂危恍惚抵一廟宇神檢冊謂曰爾應斃川省南溪縣井為期尚早且放之回尋愈念川省離福邑數千里何由至以妖夢置之嗣緣家貧充縣役值新令羅公泣

任公川省南溪人也老年生子甫週齡愛如掌珠一見役即喜笑撲入懷中於是抱負出入不少離偶離輒啼以此遇役加厚未幾解組歸念役素愿謹且因愛子故令隨之往役惡前夢不肯行公怪而詢之以實告嗤其誕不聽及抵蜀欲辭歸顧幼子戀戀不忍捨復留住數旬一日抱遊郊外納涼樹下偶起如廁子亦匍匐而前旁有井恐其溺也急起拯之已墮入井矣惶駭莫措亦投井死日暮役

與子未歸遍覓無踪樵夫自郊外來告以故  
乃慟悔而瘞之

予佃人甯姓暑夜乘涼樹下覺有物如蝶栩  
栩自耳畔過撲之墜地鏗然有聲獲制錢二  
晨鬻餅啖之倦眠隴畔病瘡幾殆

素蘭保定名妓也色藝兼絕善畫蘭因以得  
名有葉孝廉者每以未遇素蘭為憾一日偕  
衆赴友人于某飲坐間微道其意主人雅重  
葉因召之來妓固傾城葉亦名士互相傾慕

惟相見之晚也及夕主人設榻別院命素蘭  
侍寢時諸同人俱已安枕忽聞扣門聲甚急  
啓視葉也神色驚怖云將就寢忽足聲閣閣  
來窓外屢問不答室中燈光頓暗焰綠如豆  
一披髮赤體人跪床側曰我主人傭工張二  
也前月病歿因無衣蔽體為門神所阻不得  
出祈公憐之言訖歟失所在而素蘭已驚叫  
而絕衆往覘之果僵卧衾中力救乃甦當取  
白紙數幅製衣焚化各歸寢頃之葉復踉蹌



至云甫欲眠前鬼復來曰感公賜衣特來叩謝從此去矣素蘭見之氣絕如初衆復往救醒而東方既白不能作巫山之夢矣

長山李某有僕名張王者誠懇謹飭一切家政皆倚任之李素揮霍張盡心經理絲毫不苟及李病臨歿託以二子張涕泣受命長子多疾而暴勸令誦讀恒遭撻楚張甘心順受無幾微見於辭色誦少懈輒號泣隨之三冬夜課則侍立門外雪深沒踵不為移步長子

乃感悟攻書洎入泮張奉幼主至墓前焚香  
泣拜而告成立焉李歿時家業已替張夙有  
足疾日肩油赴市以資生理雖寒暑無間次  
子質鈍不能事詩書復為之積資納粟未幾  
兄弟相繼歿各有遺孤撫事如前張年已六  
十餘而幼穉方數齡奉侍益謹主僕之分不  
少替

萊郡諸生張某赴陝訪友宿逆旅皓月映窓  
清光如晝僕方就枕見主人忽起立絮絮若

與人私語者旋啓戶出僕駭之急起尾其後已入廂室中而雙扉緊閉叩之不應從牖罅潛視有物靛面赤髭猙獰怪異若廟塑夜叉狀伸舌長尺餘徐徐吐入主人口中僕驚而號怪遽躍躡梁上目光閃爍四顧衆挾戶而入主人昏暈仆地怪已不知所往救甦云適見一女即來端美絕倫欲訂百年好礙爾輩在側引我至曲房深處歡興方濃忽聞喊聲外至曰事不諧矣皇遽捨我去初不料所見

若此

清河翁令於磐言其祖康熙間任粵東學政時按臨廣郡親友閱卷樓上夜將半燈忽青黯無光瞥見一物立樓級側長丈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可畏諦視之縱橫皆目珠也衆聞然舉硯擊之倏忽而隱一老吏曰此多目神也向居此樓見者多吉諸公其有貴人乎幕友後多發達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進士歷官按察使

宛郡有寔人徐姓者常從婦翁賃升斗婦翁厭之一日復往求靳不與遂怏怏歸時已向暮遇途行者謂曰有事相求幸勿疑訝前村建廟落成香火應我主之祈語村中人備法駕相迎後當重報徐許諾詰朝至村果有新建火神廟頗壯麗因遍語村人言神在數里外往迎必獲福村人如其言是夕徐夢軒冕者謂曰感子高誼村外廢宅中有藏金一甕聊以為報然須謹秘稍洩吾與若俱獲譴矣

及覺往掘不謬紹妻云翁所贈也妻揚揚有德色而徐以貧兒暴富費用無節妻屢禁之徐不勝憤備述其故中夜火起房舍蕩然他日至某村廟亦成焦土即其被火夕也

湖南某山中有張李二人販雞卵為業一日晚歸門扃如故而筐中卵罄如疑焉次早潛伏覘伺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一大白蛇自叢莽中迤邐而來徑抵簷下垂首窓內頃出腹累累如貫珠即盤旋樹上左右繞擊

未幾腹消如初昂然而逝始知筐中物皆果  
蛇腹因剗木為卵飾以粉仍置筐內而潛窺  
焉移時蛇至吞幾盡復上樹旋繞良久憊甚  
墮樹下谷谷作聲俄見一赤蛇啣青草數莖  
就之白蛇吮啞有頃腹偶漸消乃去李誌其  
草以為軟堅良藥也後張患痞症遂取草煎  
飲越宿骸骨皆化僅餘衣履大驚而遁踰年  
聞事已寢私向所親語其故

江南諸生某夏夜讀書山莊樓上陡見一物

立樓窓側面斑駁如蘚雙睛灼灼張兩頤至  
耳佇聽移時不動生潛引錐刺其喉物咋咋  
作聲躍去家人有知之者曰此山魃也可速  
歸遲則齏粉矣踉蹌奔回天明往視房舍俱  
為毀塌

會稽包姓就幕東粵夜理案牘漏三下僮子  
垂頭坐睡忽見一婦人素纓秀領泥首几前  
包疑為案內寃魂謂曰果有寃抑盍明言為  
爾昭雪婦曰妾幽閉多年願公慈悲幸得代



替包厲詞峻拒婦哀訴不已乃翻然曰我年  
已向暮寧惜此餘生不為爾地但何術之從  
明以教我婦解項索懸梁上招之包遽起將  
伸頸就縊適踐童子足童子驚叫恍如夢覺  
而婦已無踪或謂前令有妾遭嫡妬悍縊死  
埋夾壁中夜所見將母是耶拆視之不謬乃  
塋諸郊外包棄幕為商粵中以老  
予族人某家貧居海畔潮湧一物似蛤蜊殼  
而圓整如蓋乃貯油以代燈具油不涸累歲

未嘗增其人素愚蠢不之奇也後遷居忘之  
易瓦器油輒告竭始悟前穀之異還覓之不  
可得

總鎮王某山右人乾隆初赴任湖南過洞庭  
阻風旬餘鬱悶無聊思覓居人有可與接談  
者而附近並無村落越日有老叟來謁容貌  
清奇語言亦質樸可聽詰其姓氏里居第舍  
糊應之餉以餐不拒且豪於飲至百觥不醉  
王亦善飲遂稱莫逆日與盤桓偶言及五行

術叟曰此道頗有會悟如不棄愚陋願陳鄙見王欣然出其命造叟細為推闡凡休咎疾痛以及起居諸瑣事無不登以月日而詳記焉至年五十八某日時云有墜馬之厄即攔筆不復推王曰余祿位其終於此乎叟曰數也修德可以禳之然脩德莫先於濟人君其留意語訖飄然而去風亦頓利乃解維前進嗣後歷年所遭悉與叟言無異奉為著蔡寢食必階一日江上獲盜甚夥細心訊鞫得可

矜者十餘人盡釋之自此精神腴悅飲食倍  
常而所推多不應驗因亦漸置之他日策馬  
山行忽心血上冲頭目森暈若中惡者乃扶  
下移時始蘇而馬則往來馳驟長嘶數聲而  
斃恍惚言取向所評者視之不夾晷刻也  
後壽至七旬餘

乾隆甲子江南饑制府尹公 題請以工代  
賑修濬各州縣水道於常州荆溪開一引河  
命巡檢張某督其役掘得一古塚有短碣署

唐詩人戴叔倫墓碣底鐫字數行曰筮之吉  
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寄語荆溪張巡檢  
將我骨骸葬其中張以白制府乃令改鑿河  
道築其墓巋然高數尺環植松柏表碣於旁  
并鐫碑紀其事